

# 金色哈达

■苏军茹 李建安

## 二

山路是崎岖的,咬咬牙也就走下来了,但通往人心的路,需要一次次信任才能铺就。这15年,是古清月持续努力捐资助学的15年,更是一颗颗陌生的心彼此走近、相互温暖的15年。

古清月一般都是利用寒暑假赴循化开展助学活动。记得那是2014年8月的一天下午,刚刚抵达杂楞乡的她一放下行李,就像往常一样,开始了一家一户的走访,看望孤老幼童,探访老红军,了解实际困难,并给家庭困难的孩子发放助学金。令她感到奇怪的是,一个40岁左右的藏族男人总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,但每每在目光相触的刹那便迅速低下头去,似乎想开口,又总是欲言又止。

走访告一段落,天已经擦黑了,空旷的山路上两个身影一前一后,在月光下默默前行。眼看就要到建设塘小学门口了,男人终于喊了一声“古老师”。

这个藏族汉子名叫交巴杰,他的大女儿旺姆患有一种先天性疾病,长期遭受大小便失禁的困扰,一天要换七八条裤子。上学后,没人愿意跟她住一个宿舍,她也从不跟人说话,总是紧皱着眉头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这个可怜的孩子就像一棵娇嫩的幼苗,还未长大,却眼看就要枯萎了。夫妻俩想尽了办法,孩子的病情依旧不见好转。了解到情况的古清月心急如焚,返回西安后四处托人寻医问诊。在空军工程大学党委的协调下,旺姆终于住进了西京医院。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,有好心的朋友劝说古清月不要管得太多,一来,这么复杂的手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,万一失败,前面做公益得来的赞誉可就打水漂了;二来,万一有个什么闪失,可能会背上辈子的麻烦啊。

朋友提出的问题,古清月不是没考虑过,相较于个人的声誉,她显然更看重孩子的健康。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时候,得知风险的交巴杰一点也没有动摇,他望着古清月坚定地说了“古老师,你说做就做,你说不做就不做,我全听你的。”古清月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,这份来自生命的托付和信任,比山还重啊!手术成功了!旺姆在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后终于醒过来了,在脊柱上动刀的希望不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能够轻易承受的,但令人吃惊的是,小旺姆一声痛没有喊,一滴泪也没有流。

古清月是带着儿子去看旺姆的,病床上的小姑娘脸色苍白,一只瘦削的小手软软地摊在雪白的被子外面,看着让人心疼。病房里异常安静,古清月没急着说话,因为从第一次见到旺姆到这次来西安做手术,小姑娘没有开口讲过一句话。可能是听不懂汉语,或者不会说汉语吧,古清月总是这样想。

没想到,看到古清月5岁的儿子,病床上的旺姆却主动伸出手,微笑着,口齿清晰地用汉语问道:“小弟弟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什么是信任?信任就是一次次以诚相待,以心换心。“小弟弟,你叫什么名字?”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,是一个被病痛折磨、几乎要绝望的孩子对生活重新燃起的热爱,是自我封闭多年的旺姆对这个世界重新打开的大门,也是她对古清月阿姨表达心意的一种特殊方式。

秋天的清晨寒意阵阵,微风吹过收割过的青稞麦田。大地空旷,天空湛蓝,喜悦犹如温暖而醉人的阳光,照耀着这个重获新生的小姑娘。在古清月的怀里,旺姆的眼泪滚滚而下,幸福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。孩子知道,从此,她将拥有一个崭新的人生。

## 三

哈达有好几种颜色,白色寓意白云,象征纯洁;绿色寓意流水,象征希望;金色寓意大地,象征尊贵。“清风明月本无价,近水远山皆有情。”古清月很喜欢苏州沧浪亭中的这副楹联。“金色哈达”和古清月这个名字之间,或许有一种奇妙的关联。

古清月圆脸,大眼睛,皮肤白净,身姿挺拔。她性情开朗,总是快人快语,她也特别爱笑,常常说着说着就忍不住“呵呵”笑出声来。她身上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,即使是第一次见面,也会让你感觉像是故人重逢。

作为一名军校教员,古清月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,还要承担繁重的科研工作,尤其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,深入基层调研,撰写修改议案,工作量翻倍增长。她几乎全年无休,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爱人说她是“风一样的女子”,孩子说妈妈是个“空中飞人”,在同事眼中,古清月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的“攀登者”。

那是一次在循化县县城街头买苹果的经历。大概是2010年前后,古清月去看望资助的孩子得知那里很多孩子都没有吃过苹果,她决定买些苹果。下了火车,她找到一个水果摊,豪气地说,苹果有几箱,我都要了。卖水果的回族姑娘十八九岁的样子,听了古清月的话吃了一惊,诧异地问:“你要这么多苹果干什么,很贵的哟。再说,你背得动吗?”是啊,古清月忘了自己还有几十公里的公路和山路要走,也不免犯了几难。

得知原委后,善良的回族姑娘立即热情地推出自家的小板车,还把每样水果都挑了几个,说不要钱,算是她给孩子们的心意。姑娘一直推着板车把古清月送到汽车站,她拉着古清月的手,腼腆地说:“姐姐,你去做好事,我也要尽一份力。”在两个瞬间,爱就像一把温暖的火炬,在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之间传递。

在古清月的影响和带动下,家人、朋友、同事,甚至同事的家属、学员的父母都参与到爱心团队中来。随着国家

扶贫攻坚力度的不断加大,当地藏族同胞们的日子越过越好,钱款、衣物不再是当务之急,扶贫扶智、科普强志成为“金色哈达”活动的新主题。为了加强国防教育,普及传统文化、科学健康等知识,空军工程大学的专家教授们踊跃报名参加科普宣讲,研究生学员也参与到支教扶智中来。许多支教学员在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后,更懂得感恩,更热爱生活和学习,对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他们会自觉地把回家的机票改成相对便宜的火车票,把津贴省下来,为的是能给当地的学童们多买一本书、一盒彩笔。

15年间,“金色哈达”先后开展宣传和募捐活动20余次,参与的空军官兵上千人,为公麻小学捐建了操场和图书室,为建设塘小学捐建了宿舍楼和电教室,捐赠的桌椅床柜、教具文具、被褥衣物难以计数,上百名学童在空军工程大学这个“大家庭”有了自己的“亲人”。如今,“金色哈达”已经成为空军工程大学众多公益项目当中的示范和榜样,古清月本人也获得了空军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拥政爱民模范个人、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称号,并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古清月说,这些年说不累是假的,但说过的话就要像钉钉子一样,答应孩子们的事,绝不能含糊。只要孩子们需要,她会一直做下去。

## 四

在生命中的很多时候,你只是随手播下一颗种子,却可能收获了一整个春天。发起一个公益活动,或许需要一股热情和一个简单的善念,但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仰和锲而不舍的恒心,很难坚持。古清月和那些常年坚持做公益的官兵一样,用爱心温暖了孩子们的心灵,为孩子们的人生插上了希望的翅膀。

研究生学员孙昊翔讲过这么一件事,那是他第一次利用假期去建设塘小学支教。一段时间相处下来,建设塘小学一向沉默寡言的李加老师操着不太熟练的汉语,对他打开了心扉:“你看见了吧,我们这儿的人都愿意相信古老师,你为什么?因为古老师是真心对我们好。这么多年,一个女人,为了这些孩子们能有学上,将来能有出息,刮风下雨来,大雪封山来,她图啥?”看着李加老师满脸的笃定和真诚,仰望大山里澄澈却深邃的夜空,孙昊翔的心被深深震撼了……

生命,如果跟时代的崇高责任联系在一起,就会不朽。站在循化县城的老吊桥上,看着脚下青色的黄河向东奔流,古清月感慨万千:“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,是我们的幸运。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奋斗,是我们的责任。藏区孩子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好,这条路,我会一直走下去。”

我们那时候行军,每到一驻地,尽管累得不行,但不能放下行李就吃饭睡觉,而是必须要做群众工作。先搞卫生,扫院子,把老乡的水缸挑满,然后才是吃饭睡觉。下次出发前,上级都要先检查群众工作情况,必须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

行军的经历,让我知道一个人即便感觉再也走不动的时候,其实身体仍有潜力。真要打起仗来,输和赢可能就看敌我双方谁能咬牙再多坚持一会儿。退伍之后,我也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兵,我还给大儿子取名“建军”。那身压箱底留作纪念的65式草绿色军装,我总是偷偷地翻看,每年建军节时拿出来穿上。在屋里照照镜子,感受一下曾为军人的荣耀。鲜红的领章在我的生命中不会褪色,而五角军帽徽足以照亮我的人生。熟悉我的人,都说我在工作生活中是“铁人”,他们好像从没有听过我叫苦喊累。我清楚地知道,这一切都是部队给我的。

许多年里,我都随身揣着退伍军人证。结果有一年上街,证件不小心丢失了,这成了我的一大遗憾。去年冬天,已是冰天雪地,我在老伴儿和女婿的陪同下,艰难地来到县里。我并非是想组织上要什么待遇,只为拿到那一纸曾为军人的“证明”——老兵终于归队了。那一刻,快80岁的我甯提有多高兴了。

我从未忘记,自己是一个兵,一个老兵。



##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下雪雪的阿里高原,是悄无声息的。

入秋后不久,这片被称作生命禁区的土地,就渐渐展现出它的豪气。太阳在这个季节一点点结冰,就连月亮也被一个又一个极寒的深夜冻住,山顶常年不化的积雪一改往日孤寂、冷清的神态,开始肆意地往山腰跑、往山脚下侵蚀。战士们的心绪不自觉地随着结冰的太阳加重,随着上冻的月亮而拉长,也随着积雪的位移在一个个哨位间悄悄蔓延。这个季节的山被雪滋润得很肥,却也吝啬地把河流一点点变瘦。努力生长了一整个夏天的草在季节的流转间变白,藏野驴和藏羚羊艰难地在地面上拱开积雪吃着稀疏的草。

已经数不清这是今年的第几场雪了。吃过晚饭后,我看到远处的深山一点点被黛色的云块笼罩了起来。风从山间袭来,原本还盘旋在山顶的云开始往山下压了过来,不一会儿工夫,山完全被吞噬掉,天和地就这样彻底地连在了一起。在高原待久了就知道,这是雪要来了。只是一碗茶的工夫,风骤然间停了下来,一切都在给即将到来的雪让路。也就是开个班务会的工夫,雪便落满了整个营区。

此时的高原还不足以及时把雪留住,雪落在地面上很快就化成了水。雪一边下一边化,3个哨兵穿着大衣率先踩在似雪非雪似冰非冰的水泥路面上,一路走过去脚下的路总是湿漉漉的,雪还没来得及被水浸透,就印着鞋底的纹路变成了冰。

等天完全黑下来,阿里高原的粗犷才真正开始显露,随着气温越来越低,雪从起初如细盐般急切地一把一把往下撒,变成了如同鹅毛般的大雪片,轻飘飘慢悠悠地往下落。抬眼望去,路灯下无数只银白色的蝴蝶翩翩飞舞,调皮地翻滚着、碰撞着、交织着,顺着灯光缓缓地落到地面上,转眼就拥抱在了一起。

雪在阿里高原的夜里通常是停不下的,经常偷偷地在战士们梦里下上一夜,又在值班员的起床哨音中,戛然而止。

阿里高原下了雪的清晨,是有声音的。雪停了,战士们顺着窗户望去,整个世界空荡荡地只剩下了白色,这种白,能把天都染了色。大伙儿的惊讶声还没落地,一轮喷薄而潇洒的红日跃上山脊,积雪的山巅立刻像喷上了一层淡淡的红粉,静卧在世界屋脊的制高点。偶尔微风轻吹,带起一阵雪片,点缀在天际间,可爱极了。不一会儿的工夫,



一塘莲(中国画)

傅汝新作

# 高原的雪

■李江

往日脆弱得能被云遮挡、被风遮挡的太阳,铆足了劲儿把阳光扩散出来,洒在了山坡上、白草上、营区里。

下过雪后自然要扫雪,战士们早已等不及了。战士们都盼望着天早一些放晴,等地上的冷雪被太阳烧得“滋滋”作响时,整个营区便热闹了起来。战士们争先恐后地拿着铲雪板扑向雪地,到处都是战士们卖力扫雪的声音,这片原本空荡、寂静的群山突然活了起来。战士们自觉地分成两拨,一拨负责把雪推到路牙子上,一拨则负责把雪扔进路牙子下面拍打平整。推雪的那一拨把铲雪板连在一起,喊着号子往前冲,雪翻滚在铲雪板上,越滚越多,越滚越重,战士们的号子也越喊越响,此起彼伏的号子唤醒了山的心跳,触摸到了山的脉搏。见雪被推了过来,另一拨赶忙挥舞起了铁锹,一粒粒雪被扬在空中,在阳光下折射出无数个明亮的小点,落在地面上,转瞬即逝。

每次扫雪,战士们都会刻意留下一方干净的雪。待地面上的雪彻底清扫干净后,这方雪就派上了用场。经验丰富的老班长开始指挥大家堆雪人,战士们先用铲雪板把雪聚在一块儿,赤手拍成一个大概球,用来做雪人的身子。接着再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一个小雪球,用来做雪人的头。到了这一步,战士们就开始脑洞大开,有的跑进班里拿出扫帚,插在雪人身体的两侧,充当雪人的手。有的从炊事班拿来胡萝卜给雪人安上了鼻子,还有的干脆把水桶扣在雪人头上给雪人戴上了帽子……这也是战士们紧张的工作、训练间隙,调节身心的有效方式。

驻守在阿里的兵们一茬又一茬地静静等待着这里的雪,日复一日地把对祖国的忠诚、对家人思念,融进这不朽的高原。

# 永远的荣耀

■林修文

儿上也都是石块多,又有雪。头一两天走得还好,从第三天开始,战士们脚底大都起了水泡。停下来休息时,连队卫生员就挨个给挑水泡。战士们腿都肿了,休息时,必须把双腿放在背包上“控”一下。这样五六天下来,行军速度开始变慢了。

野炊很简单,三块大石头上架起行军锅就可以做饭了。烧的是战士们捡来的枯树枝,饭菜感觉比在营区里吃得都好。可战士们走长途上了火,不少人都不想吃,有两个战士身体状态不好,怎么劝也不想吃,班长把饭菜端到他们跟前,想让他们吃下去:“连饭都不吃,怎么能有气力走路呢?”这样坚持走过了17天,到第18天,早晨还没有吃饭,团里就来了命令——当天晚上要急行军。从我们住的电子走到一个镇子,按路线图算足有100多里路,要求午夜12点前必须到达。

吃过晚饭部队就开拔了。想一下,50多公里路五六个小时到,平均一小时要走10公里路呢,大家出了电子就开跑了。出电子时,刚好是傍晚6点钟,到了目的地远没到午夜12点。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,受到了团里的表扬。

等走到了第20天上午10点钟左右的时候,我们总算回到了营区外的唐王山下。从山脚到山顶垂直距离足有五六百米。一声令下,大家争先恐后喘着粗气地登上了山顶。

经过这20天的行军,大家都瘦了一

圈,没过几天,大都恢复了,只有警卫排陈排长走路还有点费劲。行军时,他意外受了伤,可他宁可拄着双拐走,也不肯坐收容车,给战士们带了好头。平时工作中,他也是样样出色,后来他被提升为一营营长。

第二次行军是在夏季。那年,我们排正在复县(现为瓦房店)搞游泳训练。8月6日早晨,我们还没有吃早饭,副指导员传达团里命令,要求我们在一周内返回营区。吃完午饭,我们就集合出发了。

屯子里的老乡们都来送行。有个老大娘握住副连长的手不肯松开,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几个大一点的小朋友也扯着副连长的衣襟不让走。军民鱼水情的场面真是令人感动。在大家的劝说下,老大娘才松开了手。副连长向部队下达了口令,向后转,向乡亲们敬礼。走出了很远,我回头一看,乡亲们还站在村口没回去。

我们前进了大约一小时。天阴得更厉害了,先掉了雨点。之后,雨越下越大,达到了暴雨程度。雨水顺着脸往下流,行李也湿透了,直往下滴水。这时,走路也更加困难了,脚在鞋里直打滚儿,走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把鞋里的水挤出去。这样走走停停,天气一直不好,大家都咬牙挺着。连续几日的坚持,我们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了营区,大家都很高兴。尤其是那些年轻战士,始终都很兴奋,虽然吃了一些苦,遭了不少罪,但也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。



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看过电影《长津湖》,观众们都对志愿军战士们快速、持续的行军能力印象深刻。战场上,行军的速度的确是影响战斗胜负的关键因素。有很多关键时刻,敌我双方比拼的就是谁速度更快。谁意志力强,谁能先占领山头往往就会赢得战斗的先机,哪怕是提前一分钟也是好的。战争年代,我军在武器装备方面虽然落后于敌人,却往往能够依靠行军方面的优势,出其不意,先敌一步,占领先机。和平年代,我军也很注重行军拉练。我曾经当了4年兵,在部队参加过多次行军,其中有两次行军印象特别深刻。

第一次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,一年冬天,雪特别大,我们驻地山区的积雪约摸有一尺深。团里下达了开展野外行军训练的命令,并且拿来了行军路线图,时间是20天。上午,连里开会,就是行军前的动员吧。第二天吃过晚饭,部队就出发了。一般战士的负重是25公斤,而炊事班则需要带上全部炊具,4个铝制行军锅、30多个铝盆、各种炒菜用的佐料等。不过炊事班可以抄近路先到,然后做饭。

行军中走的大部分是山路,脚下尽是小石头。即便走公路也并不轻松,因为走公路不能走中间,全走公路边儿,边

